

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述考

谭正璧 谭 寻

一九七三年上海市博物馆影印的明刊本《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是一部国内任何书上从来未见有著录，而又是数百年来在民间久已失传的孤本，也是一部“现存我国诗赞系说唱文学的最早刻本”。

这些成化本说唱词话的原本，它的发现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六七年上海市西北郊嘉定县城东公社澄桥大队宣家生产队，因平整土地，在生产队西北一处明代宣姓墓中发现一批刻本古书。后由上海书店收购处购得，送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鉴定。经鉴定才知是一批极可宝贵的罕见的明刻说唱本，当由考古组再次派人前往嘉定县调查发现经过及墓地情况，又查考有关文献资料，初步断定这些说唱本很可能是明代西安府同知宣昶妻室棺木中的随葬品。考《嘉定县志》，宣昶字汝昭，领成化戊子（1468）乡荐，选惠州府同知，后荐补西安府同知，终年九十四岁，葬于县城东门外春桥东南宣坟滨（地名）。又考这批说唱本刊刻年代，大概都不出成化（1465—1487）年间，其年代正复与宣昶在世年代相近，这个断定和真实情况当不致会有什么重大差距。

这些说唱本均用竹纸印刷，版框高约17.5厘米，宽约11.5厘米，粗黑口，“说”、“白”、“唱”、“赞”等字样都用阴文（即黑底白字）刊刻。书中标明刻书的年代，最早为成化七年（1471），

最晚为成化十四年（1478），但也有不标明刊刻年代的，看了版本的形式，大约相差也不会太远。

这些说唱本经过整理装帧后，收藏于上海市博物馆。后于一九七三年照原版式用黄纸影印百部，题名为《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又在一九七九年重版一次。此书不独流行于国内，且流传于海外，颇为中外文化学术界人士所珍视。

考“说唱词话”之名，非专门学者都觉得非常陌生，这里须略作说明。原来“说唱词话”是“词话”的一种。“词话”是宋元时代一种曲艺的名称，“词”是“唱词”，“话”是“说话”，在艺人说唱时，两者可以各自单独演出，也可混合演出，所以总名就叫做“词话”。后来大约因为要别于只说不唱的平话小说，所以将又说又唱的词话，题名为“说唱词话”。过去仅有“词话”之名，而“说唱词话”这个名称，在这批成化本说唱词话没有发现以前，各种书本上都没有见过。因此这批成化本说唱词话的发现，自然要引起中外学者的特别注意。

称说唱故事为词话，首先见于元初关汉卿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其第三折内有云：“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这里后面两句就是引用词话中的唱词。但用词话作书名的，却在明代始见流行，就现在所见当以这批成化本说唱词话为最早，是后来弹词的滥觞。其中《花关索传》词话一种，在明钱希言（约1612年前后在世）《猗园》卷十二《花关索》条中亦提到过，且叙及当时尝有人听到弹唱花关索故事的词话。此外，如杨慎（1488—1559）《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诸圣邻《大唐秦王词话》，都属于后代所谓鼓词；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和钱曾（1629—1701）《也是园书目》所录“宋人词话”十二种（一作十六种）（其中《灯花婆婆》亦见钱希言《桐薪》卷三，《紫罗盖头》见钱希言《猗园》卷十二），都

径称“词话”。此外，《桐薪》卷三又提到有《金统残唐记》词话，却为钱曾所未见。又，冯梦龙（1574—1646）《古今小说》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有“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一语。以上除《金瓶梅词话》为章回小说外，其他都为话本小说。徐渭（1521—1593）《徐文长佚稿》卷四《吕布宅诗序》中曾提到“弹唱三国志词话”，原书未见，不知为鼓词或弹词，但决不是章回小说。综合上述所说，可见“词话”一名，弹词、鼓词、小说都可通用，但到了清代就都不见再有人用了。

上面说过，这批说唱词话是后来弹词的滥觞，翻过来说，却是现在所见最早的弹词刻本。原书共装订十一册，所以有人误认为共十一种。其实不然，据影印本上补加的目录，第一册《花关索传》作四种，第四册作《包待制出身传》等三种，其他每册各为一种。照此计算，应得十六种。称它为十一种，其实是装订的册数，不是种数。照我的计算，《花关索传》是四集，前后衔接，一气呵成，只能算是一种，至于第四册《包待制出身传》等，确是各自独立的三种，所以共计应是十三种。至于第十一册后尚有第十二册一册，乃戏文《白兔记》，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所以删去不谈。

下面就十三种说唱词话，每种分别作比较详细的述考。

一、《花关索传》

《花关索传》分前、后、续、别四集，实际上等于一般弹词的分作四回。但因前后一气相承，都不列回目，而每集各起一和书名相似的题目，所以被误作为四种。各集的全名如下：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前集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后集

《新编足本花关索下西川传》续集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下云南传》别集

题目下均无作者署名。书前无扉页，或本来没有，或本有而缺失，都难以确定。正书共四十四页，每集各十一页。版框内上图下文。图占框面约四分之一强，有半页一幅，也有全页一幅的，每幅各有题目，半页一图二十二幅，全页一图三十三幅，故共有五十五名目，每目四字至八字不等。图下文字每半页十九行，每行自二十字至二十八字。前集末页刻有长方形墨印一颗，上为“成化戊戌仲春永顺书堂重刊”十二字分作两行刊刻。戊戌为成化十四年。整个框面形式全似元至治刊本《全相平话五种》，图画精粗和字体繁简等都约略相似。按墨印上又有“重刊”字样，很可能它的初刊本就是元末明初传来的原刊本。又因其他各本都无“重刊”字样，可能都为成化时新刊本，而图画文字各自分列，与《花关索传》版式完全不同，尤可相互为证。

全书叙汉末时关羽少子关索一生的故事。从刘、关、张三人在桃源镇姜子牙庙结义起，以下历叙：关索出生，“花关索”名字的由来，以及收服太行山十二将为弟兄，率部下十万人随同其母往西川投父；经鲍家庄战胜鲍凯父女，与鲍女三娘成婚，三娘未婚夫廉康来争，为关索所杀；又战胜芦塘寨王桃、王悦姐妹，亦与成婚，从此率众径至西川兴刘寨与关公相会。接叙魏王曹操欲除刘备，设计诱刘备至落凤坡城筵会。关索当筵杀死刺客吕高。曹操等亦被刘兵围困，愿还荆州求和，得放归。刘备遂建立汉国，据有五十四州，遣关公父子守荆州。关索因与刘丰争吵失和，被贬往云南。吴国陆逊、吕蒙来攻荆州，关公失援兵败，自刎而死，荆州失守。张飞在阆州又遇刺身亡。刘备召回关索，率兵收复荆州，尽擒吴将杀之。刘备因痛悼二弟，不久病故。诸葛亮见刘、关、张皆死，辞归卧龙岗。关索亦病死。鲍、王三女仍归故寨。

全书至此告终。

按“花关索”之名，他书都只作“关索”，但正史上并无其人。宋代中叶以后，始见有人用作别号、绰号或艺名。就现在所知，最早的记载，是宋高宗时人范公偁（约公元1147年前后在世）的《过庭录》，书中叙信阳汉上有巨盗罗玺，其副小关索云云。其后在今人周绍良氏《关索考》（见《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一文中，曾考出多人：《三朝北盟会编》中有赛关索李宝、袁关索，岳珂（1173—1240年以后）《金陀粹编》中有贾关索，《金史》中有宋帅张关索，吴自牧（约1270年前后在世）《梦粱录》中有赛关索、女占赛关索，周密（1232—1308年后不久）《武林旧事》中有张关索、赛关索、严关索、小关索等；周密《癸辛杂识》引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赛关索杨雄赞》有“关索之雄，超之亦贤”之语。此外没有考出的当然还有，但即此已可见其多。元末施耐庵《水浒传》小说中有以病关索为绰号的杨雄亦即是《大宋宣和遗事》中的王雄，但与前述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赛关索杨雄绰号微有不同。《水浒传》是一部人人熟见的书，所以应该特为辨明。但关索本人的见于记载就现在所见最早要推元至治本《全相三国志平话》，统观全书，仅在诸葛亮南征时，有“引三万军出战，关索诈败”一语。《三国志平话》是一本文字支离破碎的书，惟此一语颇足宝贵。

这部《花关索传》词话可能与《水浒传》小说同一时期流传下来，是现在所见叙述关索全部故事的最早作品，所以在全部成化本许多说唱词话中应该特别重视。现在将全书故事分段为之略作考证。

刘、关、张在桃源镇结义后，原书有关、张为免后顾之忧，议定两人互杀家属，张飞至蒲州杀关全家，关妻胡定金逃至娘家，生一子，即关索。这段事迹，现在看来觉得太不合情理，实在古

已有之。周代战国时卫国人吴起，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为了投鲁求将，亦曾有杀妻之举，词话作者可能即受其影响。这究竟是一件惨无人道的事，所以在后来其他书中都没有这样记载。

关于从花关索得名的由来起至西川认父上一大段事迹，后来在万历刻本的三种《三国志演义》（三书全名为《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新镌大字通俗三国志传》）及崇祯刻本《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中的《三国志演义》中都有叙述。上述三种万历刻本内容大致相同，现将第一种中《关索荆州认父》一段录之于下，（因原书藏于日本，不易见到，故未加删节），以资与词话比较。

张飞带轻骑，前往荆州，见云长曰：“哥哥令吾特来替守荆州，欲兄建功。”云长大喜，设宴叙情。酒至半酣，忽有小校报曰：“门外有一小将军，姓名花关索，身長七尺，面似桃花，他要进见，特来报知。”关公曰：“唤他入来见吾。”小校传令与索，索谓母曰：“母亲与妇，暂且在此片时，儿先入见爹爹。”索入见关公，双膝跪下，垂泪言曰：“儿得大人之遗体，未尝侍奉，不孝之甚，望父恕罪。”关公正容曰：“汝是何人？敢来错认吾耶？”索曰：“儿三四岁时，见父不在家，常问于母，母道父亲自杀本处豪霸，逃难江湖，雁杳鱼沉，不知何所。又值家贫，只依外公胡员外家抚养长成，指教说父昔日桃园结义，今闻在荆州，特来寻见。”关公迟疑不信，索曰：“父不认儿，儿无所倚。”哭昏在地，张飞扶起，谓云长曰：“吾看此子，必不妄认。兄出外日久，家中事，恐忘坏了？可仔细思想，逃难之时，嫂嫂有怀孕否？”关公沉吟半晌，曰：“吾逃难时，妻小果有怀胎三个月。但此子既是吾儿，宜姓关，如何姓花名关索？吾故不敢遽认。”张飞复问其故，索答曰：“七岁时元宵玩灯，闹中迷人，索员外拾去，养至九岁，送与斑石洞花岳先生，学习武艺，因此兼三姓，取名花关索。”关公听毕，曰：“原来如此耶？”掩面而哭。“吾儿若不来，吾怎知汝母子艰辛。”随问曰：“今母何在？”索曰：“就在门外。”关公曰：“快请进相见。”索出门外，请母进府，关公一见胡氏，遂二人掩面大哭。张飞曰：“今日兄嫂父子相会，骨肉团圆，真如古镜重明，缺月再圆也，请收双泪，且作喜庆。”胡氏遂命

凡妇三人，拜见关公，复拜翼德毕，红日西沉，张飞告退。是夜设宴以叙夫妇之情。谓胡氏曰：“吾家贫，汝又在岳父家住，为孩儿娶一妇，尚不能，因何娶得三个媳？”胡氏曰：“先过鲍家庄，遇鲍三娘，后过卢塘寨，遇王桃、王悦，皆与孩儿斗演武艺，比儿不过，愿成夫妇。”关公曰：“吾有此子，如虎生翼矣，何愁汉室不兴乎！”（据周绍良氏《关索考》转引）

此段内容与《花关索传》词话所叙仅有详略的不同。但在万历以前刊印的《三国志演义》，罗贯中原作的刊本从来未尝有人见过，姑且不谈。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里面却没有有关关索的任何关目，而万历本可能就是根据词话补写进去的。但万历本关索在荆州认父以后还不时出现，直至《刘先主兴兵伐吴》一段中，有关、张死后，刘备欲自云南召回关索为父报仇，不道此时关索已病死，这与词话所叙完全不同。

由此可见，这部词话万历年间已在民间广泛流行，而且还有旁证，就是钱希言的《猗园》。其卷十二《花关索》条，叙其友耿桔少时曾闻市上说唱词话的人所说唱的花关索形象，有“枣核样小花关索，车轮般大九条筋”两句，在词话中都曾出现多次，虽然因为一是口唱，一是文字，字句不尽相同，而词意无殊。可见说唱的人所用的底本，可能就是成化本。

关于关索与鲍、王三女结为婚姻一事，清人俞樾（1821—1906）曾在《前谿逸志》中见载有关索射死严康、娶鲍三娘事，并云有杂剧演其事。又在《古今图书集成》引《蕲水县志》中见有关索战胜王桃、王悦，婚二女事，并云先是邑中有鲍氏女亦归关索云云。（并见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三）《前谿逸志》不知何时人所作。《古今图书集成》则为清初陈梦雷（？—1741）所编纂，而所引《蕲水县志》当还在陈氏之前。这两书中所述关索娶三女经过与词话中大致相同，可见当时戏剧中所演的故事亦是

从词话中搬来的。于此，更可证明关索的故事在这时的流传还始终不衰。

在各书中关索与鲍三娘明为两人，但在近人陈墨香《墨香剧话》里却并作一人，其《义勇辞金》条云：渔鼓书中载有关索为关羽之女，乃关羽助曹操破吕布后，婚操长女所生，后关归刘，妻自尽，索为张辽等抚养。及长易男装投蜀，从诸葛亮南征，有大功。后适大将鲍康，世称鲍三娘。按此渔鼓书不知何名，陈氏未有说明，但他曾考定因书中称关羽为关王，当是明万历以前的作品。其事颇荒诞可笑，附志于此，姑备一说。

词话写荆州之失，因系刘丰挟嫌失援之故，事后刘备诱刘丰至蜀，钉入鼓中，从山头推下，肢折骨碎而死。在《三国演义》中刘封亦处死，但不用滚鼓之刑。到了清末，京剧及其他地方剧如豫剧、秦腔、川剧、徽剧等，都有“滚鼓山”一目，即演此事。现以京剧为代表，述其梗概如下：刘封畏罪密谋篡位，请张飞为助，飞阳诺，以乘机刺刘备为诱藏刘大铜鼓中，运至成都，将鼓置蝎子山顶，推之下山而死。情节虽颇有不同，但这种“滚鼓”之刑，世无前例，当即据词话而加以敷衍无疑。

词话最后结束颇见匆促，在关索收复荆州报父仇之后，应有随诸葛亮南征一事。但在毛宗岗改、金圣叹评本《三国志演义》，亦即所谓《第一才子书》内，虽没有关索荆州认父一节，然却有关索随诸葛亮南征一事，而在明胡宝为贵州关索庙作的《汉关将军庙碑记》（载《安顺府志》）中，有“汉前将军羽之子，忠勇有父风。建兴初，从丞相亮南征”云云，似乎确有其人其事。明纪振伦校本《武侯七胜记》传奇，亦叙七擒孟获事，但中无关索。

又，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载有《龙凤巾》一目，又名《化外奇缘》，云有同名传奇，叙关索随诸葛亮南征，与孟获女花鬘交战，花鬘坠马，关索不忍杀，后关索被擒，花鬘暗与订婚。花

暨亦为蜀所擒，双方走马换将。及孟获降，诸葛亮使二人成婚。此事在他书中未见记载，惜传奇亦未得见，不知其来源何自？

此外，在清人陈鼎《黔游记》，《大清一统志》及黔滇两省各地方志中，载有不少关索遗迹及其传说。今姑举《黔游记》为代表，其中有“霸陵桥即关索桥，……。关索岭为黔山峻险第一，山半有关壮缪祠，即龙泉寺。内有马跑泉，相传壮缪少子索用枪刺出者；西巔即顺忠王索祠，铁枪一株，重百余斤，以镇山门。……相传索从亮南征，为先锋，开山通道，忠勇有父风。……一路至滇，为关索岭者三，而滇中亦有数处。……”又《安顺府志》中有“鲍三娘山在城东北口铺，旧传蜀将关索随武侯南征，其妻鲍三娘驻军于此”云云。根据上面二条记载，正可证明毛改本《三国志演义》中关索曾从诸葛亮南征孟获一事非凭空捏造。若就陈氏所记，关索能使重百余斤的铁枪，比其父所使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还重，又曾得过顺忠王封号，可知其人在南征中必曾立过绝大功劳。于此可见，原来的关于关索全部传说中，应有南征一段，可惜毛改本《三国志演义》所载太略，又有头无尾，而词话中绝未叙及，确是憾事。

总之，《花关索传》词话终究是一部惟一的极可宝贵的详叙关索一生传说的作品，虽然没有南征一段，但加上毛改本《三国志演义》及《黔游记》……等书所载，可以合成一个充实完整的关索故事。所以这部书的发现，对于关索故事的研究，其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

二、《薛仁贵跨海征辽》

《薛仁贵跨海征辽》全名作《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不分卷或集，无作者署名。卷首有扉页一面，上半为图画，绘

“薛仁贵淤泥河救唐太宗”，图上有横额“北京新刊”四字，下半文字完全佚缺，当为书名。全书共三十页，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唱句二十一字，说白二十一至二十三字。分作十三段，首段为七言诗四句，以后十二段每段各有题目，四字至十一字不等。中间插有图画十三幅，各占半页，上面亦有题目，与文字中的题目不全相符，每目六至十一字不等。全书末段叙太宗回朝封赠仁贵后，忽然增出写莫利支及薛仁贵两人装束，和两人交战飞刀对箭一段，很为突兀，似系补前面太宗陷淤泥河后的缺漏。再后以七言绝句一首作结。全书最后半页的空白处有阴文（黑底白字）“成化辛卯永顺堂刊”字样。辛卯为成化七年。

全书叙唐薛仁贵跨海平辽故事。唐太宗时，伯济国使臣来朝，经辽国为莫利支（官职名）葛苏文截留，刺字于面，讥讽唐朝。太宗果怒，亲自出兵征辽，以胡敬德为帅。先是出榜招军，绛州龙门县人薛仁贵，家贫，妻柳金定劝其投军，居总管张士贵部下。太宗兵至东海，不敢渡，仁贵献瞒天过海之计，功劳为士贵冒去。渡海后，抵三江越虎城，被葛苏文所围。驸马秦怀玉后至，杀四门遇葛苏文，以孝绦破飞刀，葛败逃。仁贵自投军后，与结义八弟兄屡立战功，亦都为张士贵冒去。士贵屡欲害死仁贵，皆未成。时葛苏文回山炼飞刀，多日不战，太宗以为辽兵不敢再犯，遂回兵，由胡敬德护驾先行。抵天山玉峰岭，遇葛苏文炼刀归，敬德与战不敌，太宗单骑落荒而逃，陷入淤泥河，葛苏文使飞刀欲伤太宗，忽来连珠五箭破飞刀，乃仁贵来到，救出太宗，与葛苏文大战，不分胜负而罢。太宗由仁贵护送回京，仁贵当殿奏明前后所建大小七十二功皆为士贵冒去。太宗怒，撤士贵一切职务，重赏仁贵，封征辽大将军。

薛仁贵在正史新、旧《唐书》中皆有传。传中虽亦叙仁贵随太宗征辽，勇敢善战，屡建奇功，然无词话中伯济国使者被劫、

仁贵献计渡海、淤泥河救驾，与莫利支对战及为张士贵冒功等事，但仁贵因妻劝投军，好穿白袍等事则正史皆有之。

在词话之先叙薛仁贵征辽故事的有元人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张国宾作）、《摩利支飞刀对箭》、《贤达妇龙门隐秀》等。杂剧叙仁贵出身、从征辽国、建立战功诸事，与词话无重大出入。惟叙仁贵投军时尚有父母在堂，后均得封赠，而在《衣锦还乡》中还有仁贵并婚徐茂公之女，《龙门隐秀》中则婚李元帅之女，皆为词话所无。词话中叙仁贵与柳迎春结合经过，《龙门隐秀》叙述尤详，而其他二剧则皆不提。

以上系参酌近人卫聚贤《薛仁贵征东考》及赵景深《薛家府演义考》所考。但其时《永乐大典》所收《薛仁贵平辽事略》话本尚未发现，故二氏均未及此。建国后，经赵万里氏辑出印行，始为世人所知。此书开始为七言四句，云：“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次下接正书：“话说昔日唐太宗皇帝即位，贞观十八年，天下太平，诸国来朝。海外高丽国东有四国，一曰新罗国，一曰伯济国，一曰龟兹国，一曰危楼国。一日太宗皇帝设朝升殿。”此一诗一段文字，全与《薛仁贵跨海征辽》词话开首文字完全相同，不差一字，可见词话就是依据话本作的，仅体裁各异，文字繁简有所不同，而故事情节则大致相似。惟词话所叙仁贵与柳迎春婚姻事，话本则无之，可能词话系另据杂剧而增入的。但话本却比词话多出仁贵在征辽途中，遇辽国公主一事，公主因其兄辽主为葛苏文所杀，而立其侄为主，故避乱在此，公主谓：侵唐乃葛苏文之主意，愿指点唐兵征辽路途，冀报兄仇。此段文字在别的书中均未见过，不知何据，附记于此，聊供参考。

自《薛仁贵跨海征辽》词话流传后，到了明代中后叶，传奇盛行的时代，叙薛仁贵征辽故事的传奇现存至少有二种，一为《薛

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有明富春堂刊本），情节与词话略有不同，如传奇有董遼献宝事，词话则无，又传奇无救太宗，仅有救皇叔事，词话则两者皆有。二为《薛平辽金貂记》（亦有明富春堂刊本），叙仁贵平辽封王后，为皇叔李道宗诬罪下监。适辽西苏保童率兵来犯，仁贵得赦，为帅出征，被困锁阳城。得其子丁山前往解围，终于平定辽西，回朝受封。关于金貂事，为书有残缺，未明来源，仅有柳氏母子难中遇盗劫，柳氏出金貂命丁山叫卖，恰遇尉迟恭，留母子居其家，后以其女兰英许丁山，此外他处不见叙及。在清黄文暘《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六《金貂记》一目中，谓：仁贵救太宗时，太宗赐以金貂，但未知其为何人。仁贵未得受封，家仍贫，故以金貂卖于人，其人持此以献太宗。至此，太宗方知当年相救之将，即为仁贵，仁贵之功得白，始受封赏。此段故事在富春堂刊本中并无如此明显的叙述，或许所据为另一同名作品。此事为词话所无，但在他书中亦未见有叙及。

到了明末，中都遗叟（按卫聚贤氏考证谓即明末人赵炯然）著《说唐薛家府传》小说，一名《说唐后传》，即后来广泛流行的《薛仁贵征东》，赵景深氏《薛家府演义考》谓此书当本《隋唐两朝志传》敷衍而来。《隋唐两朝志传》有明万历刊本，署罗贯中编辑，此书中土久佚，仅日本有之。赵氏云，其七十则至九十八则即为《薛家府传》所本。此书所叙仁贵地穴得宝、三箭定天山、盖苏文为所杀、封王后归途误伤其子、并娶民女樊绣花等事，皆为词话所无。

《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六有《定天山》传奇，署铁笛道人（据赵氏考，即周淦）撰，叙仁贵自虎口救薛宗显，宗显使投妻父张仕贵部下，此段与词话不同。接叙太宗平辽，仁贵立十大功劳，张仕贵悉以归之其婿，此段全同小说，与词话亦有异。此外

又增出仁贵子丁山初为黄禅老祖收为徒，后又下山救父，且娶辽国宝珠公主等事，则小说、词话皆无。考定天山事，正史所载系唐高宗时仁贵出征九姓时事，天山在西陲，不在东辽，诸书皆误。清代中叶后，是京剧盛行的时代，演仁贵跨海征辽的剧目尤伙。据《京剧剧目初探》所载有十种之多，为《取帅印》（亦有汉剧、秦腔）、《风火山》（亦有滇剧）、《柳迎春》、《三箭定天山》、《凤凰山》（亦有川剧、徽剧、湘剧）、《独木关》（亦有湘剧、滇剧、川剧、汉剧、徽剧、豫剧、秦腔）、《三江越虎城》（亦有汉剧、粤剧、徽剧）、《淤泥河》（亦有川剧、徽剧、豫剧、秦腔）、《摩天岭》（亦有川剧、汉剧、湘剧、豫剧、秦腔）、《汾河湾》（亦有川剧、湘剧、滇剧、武安洛子、徽剧、汉剧、秦腔、河北梆子、豫剧、江淮剧、晋剧），各剧情节全都依据《说唐薛家府传》，较之词话，前八种词话皆有，后二种词话则无。但其中《三箭定天山》，词话作“三箭定摩天岭”，而小说京剧中另有的摩天岭，较之词话中的三箭定摩天岭，却是不同的两回事。

又，广东流行的民间说唱艺术木鱼歌与潮州歌，其中均有叙仁贵征东故事的作品。木鱼歌为《仁贵征东大红衣记》，潮州歌为《薛仁贵征东》。北方鼓词中亦有《征东传》。但大多陈陈相因，即有不同，亦属枝节，不赘述了。

三、《石郎驸马传》

《石郎驸马传》原书题作《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无作者署名，不分卷或集。卷首有扉页一面，上半为图画，绘“永宁公主元旦朝贺潞王”，下半为文字，题书名“新刊全相石郎驸马”八个大字，分作两行。书名中缝有“说唱词话传”字样。书名右旁有“善恶到头终有报”，左旁有“只争来早与来迟”二联句。

正书共二十五页，每半页十四行，每行唱句二十一字，说白二十五字，正文一气到底，中间插有图画九幅，各占半页，都有题目，四字至八字不等。书末有阴文（黑底白字）“成化七年仲夏永顺书堂新刊”字样。

全书叙五代石敬瑭反三关灭唐建晋事。后唐末帝潞王在位时，驸马石敬瑭出守三关。木樨公主留京，元旦入宫朝贺。张皇后出身本微贱，嫉公主不与礼迎，引起口角，姑嫂互相诟辱。潞王左袒张后，囚公主于冷宫。因冯丞相劝谏，始得释。公主归府，题血书于汗衫上，差牌军扮客商，送至边关。驸马得血书大怒，即出兵，围京城。先是公主已得驸马信，借设醮为名出城，避居道观中。至是，与驸马相会。驸马攻城，逼潞王献出张后治罪。潞王遣将出敌，无人敢应。终由后兄张国舅出战，为驸马生擒杀死。潞王不得已，送出张后，亦被杀。潞王被迫出走，至扶桑国修道。驸马遂入城自立为帝，立公主为后，国号后晋，大封功臣。

石敬瑭本是历史人物，正史有传。但由于他曾要求契丹出兵相助谋夺帝位，割让燕云十六州，并尊契丹为父，故后世常以石敬瑭之名用作卖国贼之借代词。但在词话中此事却只字不题，仅系为妻报仇，实在是不符合史实的。在先，宋人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中有《晋史》二卷，所记较词话翔实，在叙石敬瑭为驸马前有一段出身故事，云敬瑭父为外族人，名臬泪鸡。敬瑭幼曾为人牧羊，长入军籍，居唐庄宗部下，因援明宗于难，及明宗即位，敬瑭得尚永宁公主为驸马（因公主居木樨宫，故词话称为木樨公主），颇得宠信，潞王嫉之，故有后来之事。但平话却无元旦姑嫂失和，而有敬瑭请援契丹之事。敬瑭起兵，由于公主欲往晋阳，潞王疑敬瑭有异志。敬瑭闻之，上表请解职，潞王立许。敬瑭乃表请潞王让位。潞王杀敬瑭在京家属。敬瑭请契丹助，自立为晋帝，公主为后，起兵入洛阳。潞王自焚，后唐遂亡。颇与词话不同。

但在元末罗贯中《残唐五代史演传》小说中，叙石敬瑭一段事迹却与词话相似，似词话即本此而作。《残唐五代史演传》共六十则，无回次，其体裁与罗贯中《三国志演义》相似，当非贗作。书叙敬瑭出身，有其父为“西夷岛挹鸡”，正史作“西夷”“梟挾鸡”，“西夷”似指“辽西”，则其父似为辽国人，辽即为契丹。则敬瑭后来尊契丹为父，自有其原因。词话自姑嫂失和至公主逃出京外一大段，几与小说完全相似，但无向契丹请援之事。小说最后叙潞王非被迫出走，亦同《五代史平话》一样，自焚而亡，张后亦被杀。但正史上却谓潞王降，被废为庶人。

《曲海总目提要》有《反三关》一目，无著作时代及作者，未见传本，大约是明代中叶以后作品，根据提要，知亦叙石敬瑭灭后唐故事，内容与《残唐五代史演传》完全相同，似与词话同出一源。总括上述，《五代史平话》完全根据正史，因为潞王皇后同是姓刘，且皆无姑嫂失和一事。至词话与传奇则都根据《残唐五代史演传》，而传奇则一事不易，词话则删去石敬瑭向契丹借兵一事。

按石敬瑭之名各书有不同，正史及《五代史平话》、《反三关》均作“石敬瑭”，惟《残唐五代史演传》则同词话作“石敬塘”。

(待续)

